

東文選

八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88)		
函號	116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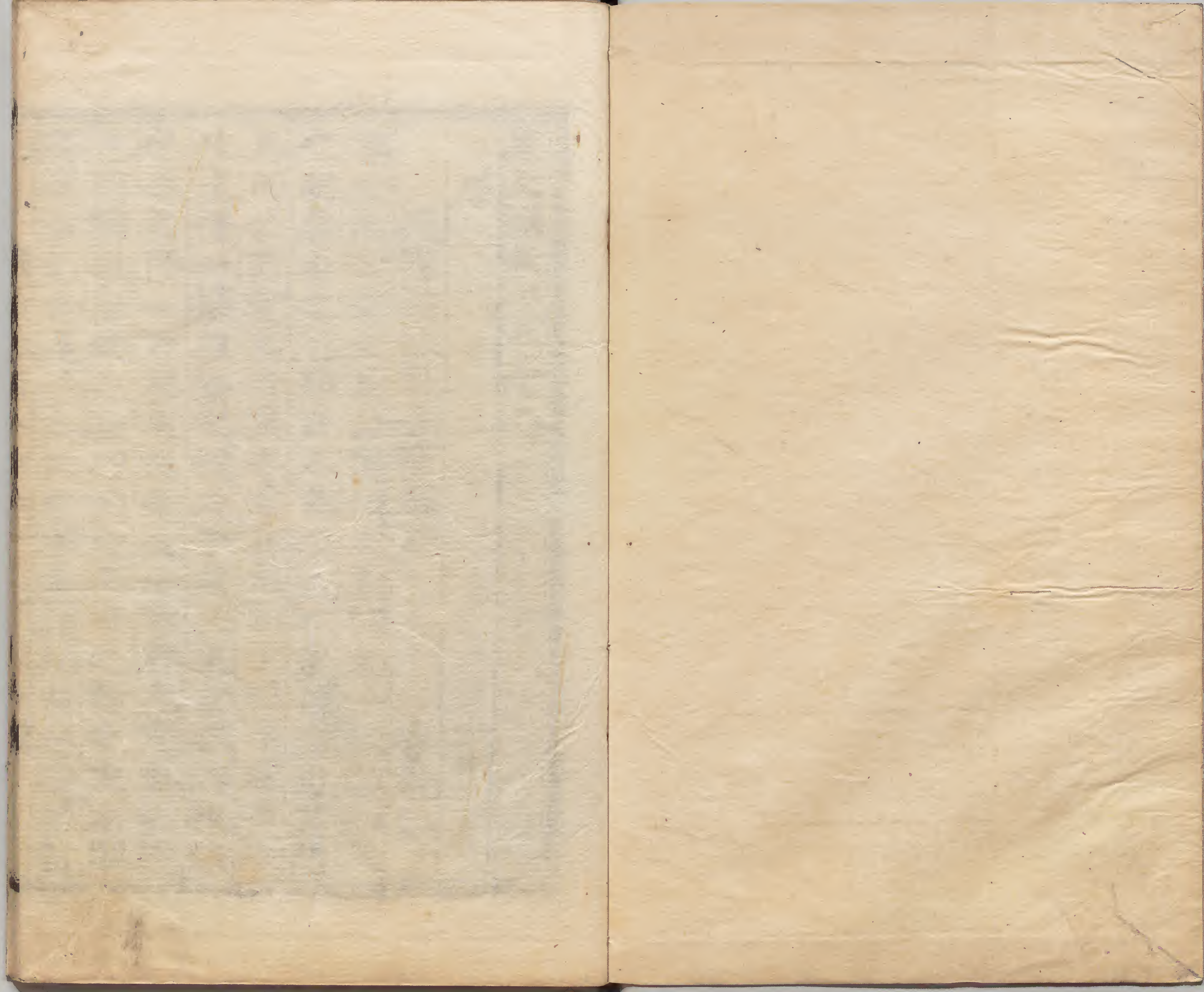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文選卷之八十八

序

送李浩然赴合浦幕序

李崇仁

李文忠公安文景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而知入
之明求士之急雖古人莫及是以豪俊多出其門
焉兩公所愛重者廣李君其尤也予聞李君名頗
久未得一接殷勤之權及予筮仕來京都游牧隱
先生之門一日客有謁先生者容貌充充無歉餒
色出辭氣警策先生禮貌之余竒之訪之左右則
廣李君也自是予二人者率不相離日以講習討

論爲事或至可否人物得侗儻高世士手加額歎
賞其罷駑腐爛者唾罵不能休蓋落落以節義自
許云戊申秋忤逆眈門客之用事者欲陷之不測
君微服負老親携持婦子南走慶尚道竄匿榛莽
礪谷窮荒險阻之地群麋鹿以居不久用事者死
又四年辛亥而眈伏誅其冬君自慶尚來見予玄
化里第予勞苦之且問曰流離顛沛入處之一日
不堪况四年之久哉而君之容貌辭氣何不少衰
也但一笑耳旣而曰吾今日得以入京都與諸友
會况若旣夢而覺旣死而蘇實吾身之再初也身

者名所寄也而今再初矣名獨可以仍舊乎吾名
元今今改以集字浩然吾子其著名字序予諾之
不即爲也今年夏從宰相田先生辟將之合浦則
見予曰茲可爲矣予曰人之命名字摘取聖賢之
格言皆是夷考其實未必相當也孟子論浩然之
氣是集義所生也君以此養之於平居無事之時
驗之於屯難遭變之日又嘗聞文忠文景之論其
於養氣深有得也予奚庸說雖然試爲君誦所聞
夫大化流行二五之精網緼繆轉人乃生焉所以
生者即天地之氣也故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夫惟

至大也放諸天地而準至剛也觸諸金石而貫其體本自浩然第在乎善養之爾養之得其道則吾之氣天地而已矣彼餒焉而不充者養之失其道也於此有道焉惟集義乎集義者事皆合義之謂也義吾固有也不可須臾離也而吾所爲反乎是則吾豈慊乎哉有毫髮不慊於心氣斯餒矣雖一動靜語默之間無少愧怍心廣體胖則所謂浩然者流動充滿隨處發見將不可勝用矣故曰是集義所生也今有人視其貌固常人耳至於臨大節確乎其不可拔刀鉅鼎鑊失其威軒冕珪璠失其

貴千駟萬鍾失其富是何也在吾之義有以勝夫在彼者也噫人至此可謂極矣君之平日姑不論其涉難四年人不堪焉而君處之無難者必有以養此而致之非適然也今予之說果無戾於聖賢之旨否乎余恨不得及門於兩公求正是焉雖然今君之行謁田先生矣間以予說求先生一言以正予謬妄予於浩然實惓惓也若參謀帷幄中出奇制勝浩然固優爲父况得田先生爲之主乎浩然行矣哉

送鄭達可奉使日本詩人

殿下之四年秋七月慶尚道帥臣驛聞曰日本國
霸家臺使者至矣其言曰遠人之來與達朝廷臣
司封疆不敢不聞朝臣入告于內殿下若曰霸家
臺日本巨鎮也使來夫豈徒哉其令郡縣飭廚
傳以送及至都禮賓引使者詣宮廷閣門進見殿
下勞慰優渥使者獻書幣訖進而告曰主將聞島
夷竊發焚蕩入室廬孤寡人子婦至或憑陵近地
且奮且取遂欲殄滅之遣賤介以報師期殿下聞
其言益嘉之勅有司館穀使者加等留月餘告歸
則殿下召宰相曰報聘禮也矧今通鄰好息寇哉

聘使宜慎簡哉於是遣成均大司成鄭達可以行
其交游之舊咸歌詩贈焉而屬予序予惟日本氏
有國最古自漢魏世通華夏衣冠制度粲焉可觀
今霸家臺主將英豪武毅爲一方藩翰思戢暴亂
以成兩國之好其用心可尚已達可學博古今氣
醇以方言溫而辨嘗游吳楚歷齊魯之墟有司馬
子長之風焉奉使專對乃其餘事雖然人有出立
限適鄰里而有難色者矣達可自聞命之日躍躍
然直以爲己任視其溟渤不翅若坦塗然聘使可
謂得人矣其通鄰好息寇哉可躋足待也他日太

史氏特書于策曰日本奉使鄭夢周也豈不偉哉
繼是而建大議行大政將大書屢書不一再而已
也達可其識之

送李侍史知南原序

得喪利害其來也無時君子處之安焉如冬寒而
裘夏暑而葛惟所遇耳未嘗有毫髮不自得故曰
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又曰予之不遇天也古之人
所以能若此者無他蓋得喪利害在外而不在我
也所謂我者湛乎其中存焉夫固在外而我以有
動於中則惑也惟盡其在我者而已完山李君君

子人也仕於朝十年用尚未究越辛亥秋國家誅
除逆亂清庶僚以新政化殿下命宰相若曰凡厥
有位惟其人憲臣吾耳目所係尤重其慎簡之宰
相承命祇懼迺以秘書少監李頤上授司憲侍史
階奉常李君即日朝服謁宮庭垂紳正笏風采峻
整識與不識交相慶曰國家得人李君得時上不
妄授下不虛受矣固將望其大有所建白也未數
月出知南原郡人頗疑之侍史憲臣南原下郡昔
也官李君者國家今也出李君者國家雖予亦疑
之間一往見其貌盎然其言溫然無聊不平略不

形於幾微其處之安而能自盡者與予惟李君初入監察爲名御史中知林州爲賢守令又爲按廉一道賴焉夫李君之才施無不達用之不窮以君而治南原恢恢乎有游刃地矣循吏之無稱於世也以他日有言南方守令政簡賦輕使民安其土樂其業以生者必李君也乎夫旣美其自處之善又勉之以治效朋友惓惓之義也

送李慕之赴清州牧詩序

桃村先生掌庚子監試世稱得士其以政事顯庸若忠州金通憲全州黃通憲靈光柳朝奉及吾清

州李奉順慕之氏同時被廟選出宰百里何其盛哉交游謌詩慕之氏之行將成卷矣咸以予廁同年之列俾序其卷端予曰慕之氏自捷監試讀書著文連進於禮部不中然無纖芥有動於中者而其學益進焉宰相知其爲人以為豪傑士不必皆由進士出遂薦之朝爲才御史旣而守驪興按全羅旣至聲績烜赫今茲之行尤有以展布所學矣其視區區掇拾一得之名如予者不啻霄壤矣奚以予言爲雖然今之州牧古諸侯之遺制也一境之政今而得專之其爲任不旣重矣乎士之仕宦

至此亦可謂宦成矣古人有宦成功怠之戒則予
之於慕之氏不可以無言也清爲州實東南之走
集也其地廣其民夥其事冗以繁國家故難其吏
焉矧今經海寇之亂地之廣猶昔也事之冗以繁
猶昔也獨民之存者比之昔不能十之二三焉其
爲吏之難曷勝道哉慕之氏其念功怠之戒而不
自足也一似守驪興按全羅則爲不負廟堂之選
矣爲不負交游之望矣雖然予所感焉者不幸先
生早下世不及見吾同年之以政事顯庸若此之
盛也慕之氏盍益勉之哉

送尚州牧使鄭公詩序

禮儀正郎安君子玉告余曰姑丈尚州牧鄭公之
行諸先生旣詩之矣子從姑丈游久而無一言可
乎盍序其右簡予嘗造公第公曰順興吾外鄉也
大夫人居焉大夫人春秋高無他兄弟以奉甘旨
吾且遠遊音耗尚未時聞吾心曷一日忘乎而所
以在此者但縻於官爾行當辭之若得一郡近地
以爲榮養之所則天也旣而有此除尚去順興才
數日尊舅謹齋先生過化之地也昔謹齋以監察
大夫來牧于此亦以親老求養也公之行豈徒然

哉天必有以相夫孝誠也吾先祖亦嘗任此矣每稱謹齋爲政至不容口因誡予曰謹齋在家爲孝子仕於朝爲良臣除外爲循吏汝曹當師之予任此州距謹齋不十年惟謹齋是師後予游尚訪其父老遺愛藹然不衰也今公貳于憲府謹言正色振肅朝著士論猶恐其不進用也遽膺外寄者實爲大夫人爾公之行亦惟謹齋是師焉以謹齋之所以事大夫人者事大夫人謹齋之所以御民者御民此公之所當爲而諸先生之所以望公也矧今殿下新即位元臣碩輔同寅協恭內之百司庶

府外之州府郡縣皆爲擇人蓋欲致維新之治也予代匱侍從嘗竊伏讀宣旨殿最守令當用五事公之於尚也賦歛重思有以平之詞訟繁思有以簡之戶口耗何以增之田野荒何以闢之盜賊興何以息之夙夜求所以稱旨斯能爲循吏矣斯能爲孝子矣盡臣職所以盡子道也是爲序

贈李生序

昔者烏川鄭文達可仁山崔文彥父密陽朴文子虛爲教官成均予亦猥廁其列七八年是時學徒日臻齋廡殆不能容教官晨興入館門既升堂學

徒序立庭東西以手磬躬行禮訖各執所治經左
右前後如墻進而教官中學徒受業竟又相發難
有所折衷也而後罷讀書聲窮日不輟予數人喜
形於色相謂曰斯文其興矣乎中懼變故予與達
可去國歸鄉里三閱歲予以司成召還于朝彥父
子虛數官如故聞予還則來勞慰且曰子之復官
可喜吾黨之事與昔差異矣予諷日謁先聖退而
坐明倫堂之翼室縫掖十餘輩行禮訖施施然出
館門久而無受業者予竊怪焉明日亦如之歸見
子虛告以是子虛笑曰吾固以爲與昔異矣自辭

章興學徒以某工賦某工詩而之也奚子之之焉
父詔子兄教弟朋友之相勸勉無出聲律對偶外
其有志經學者哉嗚呼學術之變至此無怪乎予
之無徒也一日曹溪釋義敦請予以贈李生詩序
子靳之曰吾何敢生有速化之志當求之它敦曰
李生也晚雖不敢游子之門其恒言曰吾學古
矣吾學古矣子幸教之子惟古人之學爲已其進
脩之序如門階堂室等級斬截不可欲速而有所
躡等不可不及而有所廢焉循循焉勉勉焉由門
而堂而室道德之實彌覺於中則文章之發不能

不煥然矣初豈有意於斬人用為哉雖然已脩而
人不用者鮮矣生往而思之當自得於吾言之表
矣若雕章刻句以徇有司之三尺惟速化之務焉
豈學古者志哉予嘉生之志於古也併以斯文興
替告之生霽亭先生之孫世科為時稱道云

送日本釋有天祐上人還國序

阿每氏建國海中世代惟古中葉直後漢之建武
遣其大夫始與中國通焉其俗專尚浮屠法隋大
業間沙門十數輩來博求其書而歸唐建中間名
空海者來因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之及其後又有

求天台顯密二教而歸者自是尋師訪道浮屠之
往來中國代不乏人矣成均大司成鄭君達可奉
使其國其還也有大有者同舟而來達可亟稱其
為人且使予見之其貌灑落如瑤林之月其言鏘
然若出金石其詩令人讀之不厭殊無蔬筍之氣
予甚愛之大有之言曰吾之來山川形勝之觀庶
幾矣薦紳先生之片言緒論願有聞焉且吾名大
有字天祐其訓詰義理之歸幸見教焉予嘗觀大
有之為卦乾離剛之至而明之大也上九剛
明之極而善處大有者也周公之辭曰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吾夫子繫辭焉而申之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入之所助者信也履順思乎信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夫順也信也尚賢也非剛明疇能爾哉大有與人處類乎其無所拂戾也質乎其無所巧詐也信乎其順且信矣而知慕摯紳若此其拳拳也信乎其尚賢矣夫天道惟善之福貴若草木則天祐之吉雖不卜焉可知已重爲告曰今茲主將戢暴亂通鄰好汲汲乎信順之務焉吾知天祐之吉大有必與主將共之也大有勗之哉

大古語錄序

學有師友淵源之正乃爲可傳也雖釋氏亦然瞿曇氏歿迦葉氏得其宗相傳至達摩氏入中國厥後大鑑氏一再傳分而爲五派大圓爲瀉仰惠照爲臨濟匡真爲雲門智藏爲法眼無際爲洞下而惠照之學獨傳今天下之言禪學者一則曰吾臨濟也二則曰吾臨濟也可謂盛矣吳僧道原所錄凡一十有七百家間有吾東人其師友班班可考近世大古蓋人豪也橫拈一錫游徧江湖至吳興之霞霧山參見石屋珙禪師目擊妙契及其告歸

授以迦黎所以傳心也石屋即臨濟十八世之嫡
孫而大古之傳得爲大宗焉大古之還國也我玄
陵執摳衣之禮甚盛甚謹大古處之若固有不數
月挺身走久之知還舊隱也卓庵小雪山飯孟蔬
盤淡然自守不妄接人一夕示寂設利之異大有
以駭人矣今王師古樗公其上首也哀集平日函
丈所聞成如千卷題曰大古語錄俾予序予於大
古之學所不敢知也片言半句未暇研其旨焉第
以淵源之正已可以摸楷其徒又其行已本末揆
諸其道無可議故書其卷端而歸之噫是錄之傳

於世也奚待予言哉奚待予言哉

送息庵游方序

吾門生金時用來言曰息庵鷄林士族也年十二
投神印宗雜髮學既進中僧選歷住諸伽藍一旦
去而從懶翁游久之似有得也將有以質之翁而
翁逝矣息庵遑遑焉欲遍走乎諸方以質其所得
而後已也或者曰古之浮屠有烏巢肩栢生肘而
不肯出戶限者今彼上人既號息庵矣曷不屏迹
空山優哉游哉自樂於已而遠游四方不恤足之
胝而身之罷哉何不憚若是乎時用竊惑焉辛先

生教之予曰息庵之息非息形也息心也有其息形者言之雖瞑目端坐塊如槁木而所謂坐馳者或有之矣有其息心者言之方寸之間淡然空寂不物於物之山林之朝市何嘗不息也或者之言於息庵何累焉况息庵之行不以其所已得者爲足而方將求其名師尊宿以請益者哉烏可訾也烏巢肩栢生肘者是或一道也子歸以予言問息庵而可則書以爲序

賀姜代言詩序

均亭姜伯父子之從游也以同僚諫院又同僚曹

庠矣論事之闡切講經之精詳予所服而僚友皆自以爲莫及也密陽朴子虛爲人端介不苟嘗謂予曰伯父春秋少器宇老成吾同列他日之赫赫者必斯人歟予固心之矣伯父被選入贊銓衡公以待人敏以處事物議益多之未幾陞右副代言伯父之座主柳卷韓先生作詩爲賀伯父授其詩於予曰座主公以代言事玄陵子所知也故詩中有衣鉢之語吾將求和於薦紳間後吾座主公之賜予宜序其篇端予謂伯父之拜代言公論也公論所在將國人而賀之矣况座主公乎况從游之

久者乎序惟命蓋代言之名昉於商書是宰相之職而高宗所以命傳說者也今觀其書曰朝夕納誨曰啓乃心沃朕心其職不已重乎國家置代言視宰相雖若有間然其命官之意豈不以所係之重有甚於宰相也何則宰相之於人主進見也有時矣進見也有時則魚水之歡有不及堂陛之嚴者焉明爭顯諫之難有不及潛消默奪之易者焉若朝夕左右顏不違於咫尺者其代言乎惟其近之至故情意交懽情意交懽故言之而易聽也計之而易行也言聽計行則雖謂之納誨可也雖謂

之啓沃可也其所以薰陶漸漬輔養君德於燕閒蠖濩之間者較之進見有時蓋不同矣吁居是職者不亦難哉予嘗伏見玄陵每重此選在選中者望之若登仙焉韓先生其一也今殿下聰明稽古登用人材惟恐有遺文理大興伯父於是時光膺恩命奉承清問於香案之傍可謂鴻毛遇順風矣人固宜相賀之衆也雖然以伯父而居是職綽綽乎有餘裕矣豈足以爲賀哉繼是而坐廟堂調和鹽梅以盡納誨啓沃之職俾古之人不得專其美則予虛之言爲益驗而予之此賀實爲張本矣

贈朴生詩序

方外交生上入踵門而請曰今漢陽府尹朴公男章在法川山中讀書章年甫十五而學甚力昨走書曰余少矣山中無良師友惟孤陋寡聞是懼師素內交薦紳間盍亦求一言以圖其慰勉予者其辭皆懇款幸子有以張之也嗚呼予豈知言者而來師之請也雖然章之在興國僧舍嘗一見馬金玉其質終日端坐不動一句手執小學書讀不輟予心之矣別後五六載未忘也矧今師以章書來求言其敢以不文辭予惟古者有小學焉有大學

焉人生自八歲而十有五其所以洒掃應對以至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地截然不可紊故人之爲學也有本學之成也易後世學制未明陵節躐等終無所得焉而已矣昔予見生所讀書且使之年知生之學固有得於古也生今十有五歲矣洒掃應對則其庶乎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將有所講明也吾將進生於是而後已生亟歸尋我乎陶舍之中則吾叩兩端而竭焉生亟歸歎抑予有所感焉先正有言少年登科一不幸予不幸之尤者也年十六濫與計偕自是名載仕版犇馳靡遑

顧其內枵然若散木庶悔矣而猶復爾耳卒爲小人之歸也悲夫每過後予生者未嘗不勉之以古者爲學之道亦未嘗不以不肖戒蓋深有所懲也生年少而氣銳學且有序進而不已則何有乎陵躡者之終無所得也嗚呼勉之戒之予言止此耳

送雨千峯上人游方序

雨千峯在釋苑爲高第游儒門爲上賓蓋幻庵龜谷曹溪之儀表韓山子吾徒之領袖實皆愛重而禮貌之上人何修而得此哉其爲人年芳而學碩形臞而神腴出辭氣穆然如清風余亦願與之游

者也相別久矣今茲見訪握手從容且曰吾欲遠游諸方先生幸有以贈言吾嘗奉使中原者再過遼瀋截萊洋徑齊魯之墟涉大河江淮之奔放直造乎天子之都見宮闕城郭之壯麗河山土宇之絳亘禮樂典章之明備搢紳公卿之嚴重心目割然似非海隅之產可謂壯游矣及退而歸也猶以王事有程未能極游觀之遠爲恨上人旣爲浮屠不翅孤雲野鶴其行矣乎自三代漢唐以後天下混一之時少苟非混一壤地斷裂雖有志乎尋師訪道顧安適哉宗少文所以發卧遊之嘆也方今

聖明御極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皆入職方幅員之
廣振古無僂其行矣乎雖然瞑目端坐一彈指頃
自天地未有之初以至千萬世之無窮瞭然在前
矧章亥之所步周滿車轍之所及鄒衍所謂九洲
九瀛凡囿於形氣之內者乎上人之行必遇具眼
者幸爲余啓焉

東文選卷之八十八

